

发郊/王姬的秘密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018512)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018512>.

Rating:	Mature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ulti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King Wu of Zhou Ji Fa/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 , 发郊 , 姬屋藏郊
Character:	King Wu of Zhou Ji Fa, 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eries:	Part 1 of 我是公主 这是我的武王哥
Stats:	Published: 2023-09-11 Completed: 2023-09-17 Words: 17,983 Chapters: 3/3

发郊/王姬的秘密

by [AntaresCapture](#)

Summary

*造谣内容很多 本人是文盲遂大搞架空

*个人 xp 内容大放 泥得不得了 不吃的请及时退出

summary : 驸马姬发遭遇了两极反转：公主是男的，以及他真的有批。

Chapter 1

姬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昏睡在了一条溪边，胳膊上进裂的伤口溢出鲜血来，缓缓地流淌着，把这片澄澈的水晕得浑浊起来。他慢慢支起身来，另一只手撑着地，池中映出少年清俊的面庞，他跪在池边静静喘息了片刻，沸腾的血液此刻还在血管里奔涌着。这时他听到了两个小兵走过来，还在小声讨论着：“你听说没？大王说，此次战功赫赫者，将招为公主夫婿！”

“你这是听谁说的？”

“姜文焕啊！他刚才喝多了说漏嘴的，他是公主的表哥，消息总没错的。”

两个人开始嘻嘻哈哈起来，一场胜仗凯旋，正处于劫后余生的放松，他俩开始聊这最有可能成为乘龙快婿的头号选项：“有可能是姬发，大王刚才特意夸奖了他，对他很是欣赏。”一听到这个名字，姬发感觉自己原本还带着滚烫的血顿时凉了下來，他的呼吸急促起来，嘴巴微微张了张，又发现自己的喉咙里一片干涩，压根说不出话来。

另外一个人又道：“他人呢？刚才阿郊还在问姬发去哪了。话说阿郊是不是也是姜家那边的？他今日也颇为英勇，不过大王没多提及他，想必是避姜家的嫌吧！真想问问他见过殿下没有？是不是真的如同传闻中那样貌美如花。”

“什么貌美如花？”一道凌厉的声音响起，被讨论的当事人神色冷峻地踱步过来，听脚步声就能听出来他方才也受了一点伤。那两个小兵被他话里的气势吓得不敢说话了，低着头匆匆离开这里。

“阿郊。”姬发艰难地吞了口唾沫，他感觉自己的喉咙终于开始重新运作，声音低哑地呼唤了一声，“我在这里。”

“姬发！”阿郊眼睛亮了起来，一瘸一拐地跑过来，站到他面前后犹豫了片刻，还是皱着眉头半蹲下来，面露担忧地问道，“你的伤还好吗？你刚才说去溪边洗洗脸，怎么这么久都没回来？”

姬发缓缓地摇摇头，又静静地盯着他的脚踝看，轻声问道：“你的脚？”

“我没事。”阿郊眼睛亮晶晶地，想要扶姬发起来，两个人的手相握的时候他的脚踝一抽痛，他一下子没站稳，连带着姬发也栽了过去，两个人的半个脑袋都掉进了溪水里。冷冽的水一下子浸没了他的后脑勺，他却愣愣地盯着眼前这个半压着自己的少年，看到他脏扑扑却依旧容貌精致的脸上露出惊慌失措和担忧的神情，他明明感觉到自己的手臂疼得仿佛要折断一般，他的心头涌上一股喜悦来，让他情不自禁地露出一抹笑意。

阿郊以为姬发被自己压得伤口迸裂，疼傻了，连忙直起身子来，他重新把姬发拉回来，两个人的姿势变得更尴尬了，他半坐在姬发的腿上，他能感受到少年人大腿上蓬勃的肌肉，这让他相当不舒服，僵硬地扭了扭。

“别动。”姬发轻声捏住他的手，热气在两个人之间紧贴的肌肉上蔓延开，姬发不由得紧张起来，他微微仰起头，想亲密地去贴阿郊的下巴，阿郊浑身僵硬地微微俯下身，一副予取予夺的乖顺模样。

姬发一想起刚才那两位同僚的调侃，也轻佻地摸了摸他的下巴，微笑道：“果真是貌美如花。”

阿郊诧异地张大嘴巴，迷茫地眨了眨眼睛。显得本来就有点婴儿肥的脸看着更为鲜嫩懵懂了，在月光映照下更添一份圣洁，看得姬发是心动不已，凑过去蜻蜓点水地碰了一下阿郊的嘴角，几乎让人察觉不到两个人有在进行肌肤接触，他自己脸都红得不成样子了，烫得阿郊几乎以为他在发烧，用手摸了摸他的额头，蹙眉道：“你还好吗？”

姬发闻声失笑，方才的烦躁稍微消散了一点，但阴影还是如同乌云一般静静地笼罩在他头顶，他闷闷地搂着阿郊，开始轻轻地叹气。

阿郊感受到了他身上隐隐环绕着的郁气，纠结了一会还是问道：“你怎么了？伤口疼吗？”

“不是。”姬发摇摇头，头往后缩了缩，开始盯着阿郊亮得惊人的眼睛出神。他光是拥有未来自己可能会尚公主这件事的想象就感觉头皮发麻。驸马这个身份，看似光鲜亮丽，实则就是一尊宫廷摆件，更别提以后更无和阿郊长相厮守的愿景。

姬发更为惆怅，抱着他小声问道：“假如……我是说假如，我娶了公主，你会如何？”

说完他小心翼翼地去看阿郊的神色，只期待能在他眼睛里窥见一丝失落。没想到阿郊一下

子露出了惊喜的表情，朗声道：“这是一件好事呀！”

姬发一下子脸僵住了，他感觉自己的心变成了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随意拿捏撕扯的玩具，被折腾得破碎不堪。少年人头一次体会到心碎的痛苦，他抿着嘴唇松开阿郊，侧过头盯着一旁波光粼粼的水面看，仿佛上面飘荡着自己的泪水。

阿郊察觉到姬发情绪不对，因为腿上有伤，只能形容狼狈地起身。见姬发竟然没有搀扶自己的意思，他面上也涌上一点不虞，居高临下地看着他道：“你究竟是怎么了？怎么还冲我发脾气？”

姬发有时候觉得很有趣，也不知道阿郊是姜家谁给娇惯出来的，脾气竟然比伯侯之子还大，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上帅之子、殷商之太子。只不过如此性情之人，是怎么沦落到进朝歌沦为质子，于军营中风霜仆仆的？不会是如同自己一般，一心想成为大英雄，这才吵着闹着要来的吧？姬发在他歪歪扭扭从自己身上爬起来的时候瞥了他一眼，又是有点心疼又是觉得好笑，但此刻仍存少年心性，有点生气的他选择缄默不语，生怕一发火说点什么夹枪带棒的话刺伤他。

阿郊见他当真如此绝情，竟然对受伤的自己不理不睬，他眼眶子浅，眼泪一下子就夺眶而出，语气凶狠地质问道：“姬发！你此番作态给谁看？”

姬发心道奇怪，明明刚才是你想着把我推出去，怎么如今委屈的人竟成了你自己了？他倔强地咬唇，过了好一会才憋着气闷声道：“我俩同为质子，就准你有点娇小姐脾气，不准我也发泄，这好没道理。”

阿郊顿了顿，语气这才和缓一点，蹲下来用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那你先告诉我，你方才是因何事对我发脾气？”

“我什么时候冲你发脾气了？”姬发奇道，“就因为我没多看你几眼？”

阿郊故作不经意地拍了拍自己的小腿，随后又欲盖弥彰地“嘶——”了一声，委委屈屈地瞥了他一眼。

姬发被他这番用意太过于明显的动作给逗笑了，他让阿郊坐在地上，自己半跪在地上去脱他的鞋履。他的手一放在阿郊的脚踝上的时候，阿郊开始剧烈地挣扎起来，不轻不重地蹬了他一脚。他习惯于阿郊这点无伤大雅的做作小毛病，只当他不习惯与人接触，便使了个巧劲，摁住他的膝盖，将他的脚固定在自己的大腿上，方便他去检查需不需要再上一次药。

阿郊个头生得比同龄人高挑健壮，但手脚倒是小巧玲珑，姬发一只手刚好能把他足捉住。当他的手扶住他的足弓，准备把鞋履取下来的时候，阿郊的声音开始颤抖起来，一开始支支吾吾地还不知道在说些什么，直到他听到了一声重重的喘息声，他下意识抬头去瞧，只见阿郊那张俊美的脸在惨白月光的照拂下也呈现出通红一片，泪水还在眼眶里打着转，宛如大家闺秀被登徒子调戏了般的模样。

姬发下意识地松开手，问道：“阿郊，你怎么了？”

阿郊一副欲哭无泪的样子：“母……母亲说，被谁看了、摸了脚，就要嫁给谁！”

姬发有那么一瞬间呆滞住了，要不是两人一同在月下溪中洗过澡，他都要怀疑阿郊是不是真的是位姑娘了。他回过神来，只觉得心生爱怜，一下子收回方才的躁郁，调笑道：“那你只能嫁给我了？我该什么时候才能上门提亲？”

阿郊脸色红扑扑的，一下子收敛起了方才的羞涩，竟是一副十分认真的样子：“大王会赐婚于你的。”

姬发原本还在笑，听到这句话顿时脸垮了下来。他心中燃起一股躁动不安的火，恨不得形成燎原之势，把阿郊也跟着烧成一片灰，他咬牙切齿道：“你凭什么就觉得是我？”

“因为你表现得最为骁勇。”阿郊露出期冀仰慕的神情，“大王和公主都很中意你。”

“你怎么知道公主中意我？”姬发语气冷飏飏地问道，“公主养在深宫之中，怎会知晓军营只事？还是说大王看似挑选驸马，实则计划打压出头之鸟？”

“你怎么能这么揣测大王！”阿郊一下子瞪大了眼睛，看上去很生气地质问道，“大王行事光明磊落，器重人才，怎么会因为尚公主一事就使明珠蒙尘？”

姬发心里暗暗叹气，有时候阿郊单纯得令人有点招架不住，而且不知为何对于主帅有种仿佛被下了蛊一般的绝对忠诚，就算是公主之表哥的姜文焕都不见得如此恳恳，也不知这是福还是孽。

他抬头去看阿郊，却见他沉着一张俊脸，好像真是生气了，任凭姬发怎么叫他哄他都没反应，捂着受伤的地方，抿着嘴不说话，眼睛里盈着一层如同泪光一般的冷然寒芒。

姬发心里一惊，他确实没想到大王在阿郊心里的地位如此之高，明明他前几日才因为一时心善，准许苏全孝离开营地，站在不远处的小丘上上望了一下遥远的、不知道何日才能窥见全貌的冀州城，他就被主帅用鞭子狠狠地抽了一顿。

姬发掀开他薄薄的衣衫一看，细皮嫩肉被抽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他心疼得就连上药的动作都是宛如蜻蜓点水一般轻柔。他悄悄掀开眼皮瞥了一眼阿郊，只见他那双英挺的眉皱着，咬着花瓣般的嘴唇，忍着痛呼一言不发，浓密的睫毛低垂着，遮住了眼睛里的晦暗不明，也不知道此刻是在后悔还是不屈的愤怒。

姬发很是不能理解，虽然他对于阿郊的喜好一向是支持，自己也会努力去做到爱屋及乌的共情，但此刻他不能理解为什么阿郊被如此不近人情地抽了一段，还是能够做到忠心耿耿。可能他身上的赤诚如同一团焰火，是他身上格外吸引人的特征之一，但姬发此刻自私地构想着，他能不能只把目光投掷到我身上？不要为那不值当的人去奉献、点燃自己。

“呃……”姬发迟疑了片刻，闷闷地解释道，“抱歉，我只是不想娶那公主，我……”

他话音未落，所见阿郊的脸色在月光下越发苍白，他面无表情地站起来，冷飕飕地瞪了他一眼，任姬发怎么慌乱地叫他都不理会，一瘸一拐地走了。

他在搞什么？姬发此刻心里激出一点怒火来，这么想我娶公主么？这么期待自己的好兄弟攀上高枝，他心头闷得发苦，他明明最为清楚自己的抱负，为什么还要怀揣着这种想法？他在那一瞬间爆发出了十分剧烈的失望和痛苦来，眼泪随着这怒火一起垂淌下来。从未品尝过这种痛楚的姬发彷徨极了，这就是话本中提到的察觉到自己爱错人时的迷茫吗？他都不知道自己是该说服自己阿郊不是这样的人，还是狠下心来抛弃这段霸占他将近人生三分之一时光的天真少年郎。他在这如水月光下坐了一夜，丝毫没有睡意，心如同随风摇曳的芦苇漂泊不定。

姬发面色苍白地回了营地，身为皇后之侄的姜文焕正在找他，急切地问道：“你跑哪里了？我找了你许久！今日大王设宴，要我们上去献舞，你这般才来，待会都要乱了套了。”

姬发意外地眨眨眼睛，下意识去找阿郊：“姜郊人呢？”

“什么姜……”姜文焕在那一瞬间没反应过来，随后马上话音一转，“他不参与献舞，你别操心他了。”

阿郊是质子团中容貌最为出众之人之一，姬发想象不出来除却受伤无法动弹之外不去参加这抛头露面之事的理由，冷笑一声：“怎么，怕被公主看上，成为驸马爷？”

姜文焕那张阳光俊朗的脸几乎要皱成一团，他正准备质疑地问姬发一天在想些什么，就被鄂顺叫去排列阵型了，他也没心思去操这些心了，心里暗暗发笑。

姬发心头有股郁气发不出来，全程沉着脸参与排阵型，舞蹈动作都格外地使力，一副对面是仇敌，他手里的剑要在那电光火石间刺破对方的喉管似的凶狠模样，看得众人是心里发怵，都不敢去问这是谁惹了他。他的面色终于在入殿之后缓和了下来，回归了往日的温良谦逊，他思绪放空着，凭借着肌肉记忆支撑着自己活动着，目光下意识地看向了高处端坐在王位之旁的公主，这就是殷商的玄鸟，真正的金枝玉叶。

公主侧着身子，他只能远远地看见公主随了他的父王，比寻常女子高大的身躯挺直地、矜持地端坐着，用袖子挡住脸细细地喝着酒。他光是隔着云端远望都知道是一名美人，浓密的发髻上珠光宝气，香鬓如云。他看不太真切，本来是没兴趣多瞧的，却见那美人的袖子放了下来，目光淡淡地扫过来，让他在那一瞬间手上脱力，剑掉了下来，和冷硬的石板碰撞出清脆的声音。

那是……姬发在那一瞬间震颤不已，一向机敏的他都来不及迅速捡起剑器，跪地请求大王宽恕，他看着公主熟悉又美艳的脸庞上露出一丝惊惶，脑子里在电光火石间又是困惑又是狂喜。

“姬发。”王上低沉的声音不明情绪地响起。“这是何故？是听说本王要赐婚于你，如今见了真人，激动得剑都拿不稳了？”

姬发一阵头皮发麻，连忙俯身跪下，他的声音暗哑得几乎听不清：“臣不敢直视公主尊容，更不敢对殿下有任何觊觎之心。”

见姬发跪下，其他人也不敢不从，殿内传来盔甲撞地的沉闷声响，随后一片鸦雀无声。与姬发关系比较亲密的人也跟着冒冷汗，有的人悄悄抬头去见传说中公主殿下的尊容，看清楚她的脸后更是震惊不已。

这分明就是和他们同生共死过的姜家阿郊。姜郊——现在应该叫殷郊，原本在军营中历经苦寒，风吹日晒下整个人也是粗糙得除却五官依旧精致，其他地方和其他质子没有二样，

但此刻她盛装出席，一身白衣织金绣银，珠玉环佩，金石泠泠，反而是她身上过于强烈的气势压住了这过于繁复奢丽的一身，倒是让人骤然理解为何同样的一身衣服，如果是阿郊就会莫名给人一种高人一等的压迫感。大家一开始还以为是姜家娇惯他，给他宠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魄力来，从没想到她这是真正的天潢贵胄，殷商王室的无往不胜给予她高傲的底气。

殷郊身型高大，脸庞却生得精致俊俏，在红妆点缀下更是艳丽无双，美得很是惊心动魄，宛如妖异又宛如神女。大家都不敢抬头多看一眼，生怕被这玄鸟生来的炽热给灼伤。只有姬发敢直面这道神光，他仿佛中了邪一般呆滞地望着殷郊，突然就明白了昨夜里阿郊的那些看似无理取闹的躁火来。

尊贵的公主殿下有点脾气怎么了？

tbc.

Chapter 2

Chapter Notes

*纯爱故事，所以殷寿在这里会正常一点，但不多。

*本人是文盲遂大搞架空 有bug不要拆穿玻璃心的本人

殷寿的面容和公主呈现出一致的淡然，倒也没有为他方才的冒犯而表现出震怒，姬发却一刻也不敢松懈下来，汗珠从他的额头上沁下来，穿透睫毛滴进眼睛里，一阵刺痛涌了上来，他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一副听候宣判的视死如归。

姬发的思绪在那一瞬间飘向了很远的地方，在这种生死攸关之时，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应该还在思念着咫尺之间的公主殿下，恐惧仿佛成为了心头狂热的催化剂，越是下意识地因为项上人头而颤抖，反而会让那道喜爱的欲念越发被放大。他的头抵在冰凉的石板上，感受到了普通公主的裙摆一般繁复的纹路在自己的皮肉上引出痕迹，膝盖和额头同时感到发麻的痛意，但他不敢抬起头来，仿佛此刻漫长的等待就能获得殿上人的首肯。

“行了吧。”反而是殷郊首先开口，他沉沉的声音在偌大的宫殿里荡开，“再不继续，我这里酒都要喝光了。”

殷寿用含有深意的目光扫了他一眼，这才缓缓开口：“没听到公主说的么？诸位平身罢。”质子们闻言这才赶紧起来，姬发的腿都麻了，踉踉跄跄地撑着地起来，感觉自己手臂上的伤口又被撕裂了，新鲜的血液缓慢地沁了出来，把上衣染出一抹红痕。

原本一片死寂的殿内又恢复了一点人气，充满野性的质子舞毕后便是身段柔美的舞女们登场，伴随着悦耳的丝竹鸣奏之声，时而轻步曼舞，时而疾风高旋，军营中很少见到姑娘，年轻人总是会被貌美的女子吸引视线，一时间忘记了方才殿上的风云骤变，目不转睛地随着动作而思绪翻飞。

只有姬发没心思去打量这些舞女们，他醉翁之意不在酒，端着杯子慢悠悠地感受烈酒入喉的辛爽，目光却一个劲地往公主身上瞟，却见公主也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面色沉沉，艳光四射却让人不敢直视，他仿佛又注意到了姬发的凝视一般的目光，眉头微不可闻地皱了起来，流露出不知道是厌恶还是烦躁的情绪。

姬发了解他的脾气，知道这人最不耐烦有人一直盯着自己的脸看，便识趣地收回了目光，心里一边描摹着方才的惊鸿一瞥，又忐忑不安地打起鼓来，生怕公主因为昨夜的冒犯之词，一怒之下不愿嫁与他了。他不敢多想这种可能性，焦虑的火苗把他架起来烘烤着，紧迫地几乎要把手里青铜制的酒杯捏碎。

殷寿端着酒杯，似笑非笑地问道：“今日诸位想必也有所耳闻，谁是我最为勇猛的孩子，我就将我殷商最为尊贵的公主嫁与他。”

来了，来了。姬发的脊背绷直了，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心狂乱不安地跳动着。他感受到大多数人的目光都若有若无地倾注在他身上，这只微微抬起头，去看那高坐于自己头顶的人，只见公主殿下的薄唇放松地微微张开，漫不经心地盯着自己的酒杯瞧，一副自己的未来全凭父王做主的无所谓态度。

姬发心里又是微微酸楚，只恨自己当时为什么把话说太满，此刻压根没有转圜的余地，焦虑得咬紧牙关，心道大不了就破罐子破摔，先向王上表忠心。

公主的目光在他身上轻轻扫了一眼：“父王之前好像说过，你很是属意姬发，能否让儿臣看看，我未来的驸马生得如何模样？”

殷寿微笑道：“阿郊方才只是没听到么？姬发说无意于驸马这个位置，无心于此也就不要强求了，免得日后又是一对怨侣。在座各位都是我最为勇猛的儿子们，阿郊另择佳婿便是。”

姬发甫一听到自己名字就俯身跪下，那一瞬间心如死灰，他缓缓闭上眼睛，不愿意去见今后要嫁给别人的，自己最心仪的人，他在那一瞬间心里充满了对自己无能的责怪，只道原来感情真是那么阴差阳错的孽债，昨日自己不经思考的那些伤人话语如今就变成了刺向自

己的刀，把他的心口扎得生疼。

就在他黯然神伤，泪水即将盈眶的时候，却听到公主语气很坚定地说道：“父王明明答应了，要将我嫁与最为骁勇之人，我既然也跟随陛下允下承诺，金口玉言，理应兑现，否则如此出尔反尔之事，让天下人晓得了，大邑商王室颜面何存？”

姬发震惊地抬起头，震惊地看着仍然端坐着的公主，只是目光沉静地注视着一旁正在沉思的王上，一张侧脸英挺又俊美，呈现出柔顺又强硬的姿态。姬发自然是清楚阿郊平日里是如何尊敬王上的，如今却为了自己的婚事，和他最尊敬的人、他的父亲起了争执……

殷寿被反驳的那一瞬间露出不虞的神色，一旁的姜皇后对着殷郊轻轻地摇头，担忧地注视着自己这突然变得很倔强的“女儿”。殷郊的嘴唇紧紧地抿着，头微微仰起，丝毫不畏惧地和自己的父王对视着，稳定得连头顶的珠钗步摇都不为所动。

殷寿的目光移到跪于台下，头低垂着的姬发，沉声问道：“西伯侯之子姬发，你当如何？”姬发能够感受到方才父女在默然无声中的无形对峙，就算他心中是那么狂热地想要阿郊嫁与自己，但他也不愿看到公主和王上起嫌隙，只能以头叩地，脊背发麻地低声道：“臣拜谢陛下与臣之恩典，只不过公主殿下金枝玉叶，臣万万不敢对公主有觊觎之心，请王上……”“姬发！”公主终于维持不下去方才的端正姿态了，转过头来神色难看地质问道，“你是觉得做我的驸马委屈你了？”

姬发还没来得及回话，怔愣地抬头望着居高临下，眼睛里隐隐泪光盈盈的公主，感觉自己的心也跟着他眼中的星光点点碎了一地。他嘴巴张了张，感觉自己的喉咙里一片甜腥味。他下意识摸了摸自己手臂早已发麻的伤口，鲜血让原本就被冷汗浸湿的衣衫紧紧地黏在皮肉上，疼痛让他一瞬间回神。

公主见他不说话，面色更是冰冷，沉声道：“我倒是不知道，是谁给予你这胆大包天的底气，三番两次地推拒王命，本公主岂是你能随意这么褻慢的？”

姬发也不顾这里是坐满了同袍、朝中重臣和王室的龙德殿，急切道：“臣待您一片真心，自然不敢轻慢殿下！”

殷寿似乎是终于看厌了这场戏，慢悠悠地问道：“郊儿，你当真要招他为驸马？”

殷郊收起难看的面色，突然也跟着伏地，正对着殷寿跪下来：“儿臣既然在祖宗面前发过誓，定是要遵守诺言。想必列祖列宗也是愿意看到如此勇士成为大邑商最忠诚的侍卫，最锋利的箭。”

姬发突然脊背发凉地意识到，这根本不是为谁要成为王家侍卫而展开的一场暗斗，他只是阴差阳错地陷了进来，风暴的最核心还是公主将一切权利的让渡，她为了自己的明哲保身，放弃了成为殷商的一把锋刃，顶住王上敏锐的猜忌，把所谓成为大英雄的机会留给了更容易被限制的驸马，公主才是整个王室中宛如明珠般的一个精美摆件。

姬发心里半是欣喜若狂，半是酸涩难忍。他想到曾经阿郊顶着寒风在夜里独自练剑，他脸上洋溢着憧憬的笑容，说自己也要成为主帅那样的大英雄。他在军营里的总总让姬发恍惚起来，公主和阿郊当真是同一个人么？虽然两者生得一模一样，也是一致的娇贵任性，但公主美丽的面容上仿佛失去了阿郊才有的天真烂漫，变得愁云密布，一言一行都要兼顾着矜持和警觉。

他其实一开始就该想到的，就算阿郊有时候说话直白，单纯得不谙世事，但有时候会表现出极端的敏锐，总是会淡淡地疏离于人群之中。一开始如果不是姬发主动上去攀谈，可能两个人现在对对方的认知也就仅限于名字。

但是姬发一开始对阿郊萌生攀谈之心，也是因为他觉得这名唇红齿白的小少年生得很是眼熟，他思考着这位哥哥是否在哪里见过，遂上去询问他是哪家的质子。

姬发能看到，少年那张原本带着微笑的俊脸顿时轻轻地垮了下来，一双眼睛凌厉地眯起来：“你不认识我了？”

姬发讷讷地摸了摸头发，他有一次在西岐骑马，掉下来磕到了头，因此丢失了一部分的记忆，他不好意思说出自己这件丑事，只能尴尬道：“不好意思啊，我真忘了，但我觉得我俩应该见过。”

那位貌美得像个姑娘的少年昂着头，居高临下地冷冷道：“我是阿郊。”

就在姬发思绪沉沉，胡思乱想之际，殷寿已经挥挥手，命人择黄道吉日为公主和驸马完婚。公主站起身来，流露出一丝恍惚的神情，侧过头来盯着姬发受伤的手臂看，冷哼一声，又回去当一个精致的人偶去了。

姬发松了一口气，捂着自己受伤的手臂落席，浑身冷汗直冒，一边是劫后余生的庆幸，一边是缓过劲来后手臂难耐的疼痛。一旁的姜文焕和鄂顺都向他投来安抚的目光，他们也跟着出了一身虚汗，给吓得大气不敢出一口。

尤其是姜文焕从来没见到自己“表妹”气性那么大的时候，就算偶尔娇惯，但在陛下面前也是温顺乖巧，如今这算是为爱走钢索吗？他当然清楚殷郊心里的纠结和苦闷，但他也觉得如果姬发能当驸马，表妹这辈子也会过得很舒心，至少姬发是一名忠心耿耿的护卫，不会二心。他叹了一口气，在自己可怜的表妹身上看出一点微不足道的渴盼，可能姬发能够成为他在深宫里为数不多的慰藉吧。

王叔比干卜天问卦，算出最为接近的良辰吉日是下月。

姜皇后道：“既然如此，就这个日子吧，一个月时间足矣。”

殷寿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那么，我的女儿和我的儿子，殷郊和姬发，将于方才择定的日子成婚，我将昭告天下，普天同庆。”

众人纷纷跪下，献上或是真诚或是虚伪的祝福。姬发顶着羡慕、嫉妒、好奇夹杂的目光，一言不发地盯着默不作声的公主看，心里恍惚不已，仿佛今夜只是一场迷离的梦境，两个人明明近在咫尺，又远如天涯。

在成婚之前，新郎与新娘不得会面。姬发从未觉得一个月是如此难熬，玄鸟已经停留在了他头顶的树枝上，他想要伸出手去触碰，哪怕只是侧过身去看这只高贵的鸟儿一晚也行，他的头却被桎梏住了，不允许他做任何事，他只能怀着无限的耐心去等候，等待着高贵的殿下屈尊降贵。

姬发一直也不是个特别循规蹈矩的人，此刻精于骑射的他失去了瞄准猎物时的耐心，在猎物还没落地的时候就想要射出那一只箭矢，他有太多话想和阿郊细细说道。就当他脑子里由于思念成疾即将萌生夜闯公主寝殿的出格想法时，公主的侍女给他送过来一个东西。

他捏着手那个鱼符，一向机敏的脑子有那么一瞬间没转过弯，呆滞又多余地问了一句：“这是什么？”

那侍女可能也没想到未来驸马是这么一个呆子，只能语焉不详地解释道：“驸马日后也承担着保全公主殿下安全的义务……您可以凭此物自由出入宫禁。”

姬发呼吸骤然变急促了起来，他心头的狂喜变得具象化，侍女讶然发现原本还一脸正色的驸马露出一个灿烂得有点荡漾的笑容来。

他身上也没什么值钱货事，从兜里摸出一块揣了好久、原本准备送阿郊的玉佩，如今想必公主瞧不上这等俗物，拿来打赏一下下人总是没问题的。姬发悄悄地塞给这名侍女，真诚地道谢：“麻烦了，能否回去替我在殿下面前美言几句？”

侍女很满意于驸马的识趣，连声答应，又塞给他一瓶药剂，嘱咐道：“这是殿下托给您的。”

其实在这几日，姬发的伤口已经好得八九不离十，他仍是笑意盈盈地接过了这瓶药，装进了自己的袖子里。

姬发当然没准备现在就去，目送侍女远去后，他连忙赶回自己的住所，方才出了一身汗，他甚至没来得及烧热水，便把自己浸泡在冷水里洗了个澡，换上了姜皇后差人送给他的一套新衣。他的头发披散着，还在思索应该怎么挽发时，一时间想到之前和阿郊在一块洗澡的时候，阿郊夸他的头发扎得真标志时的场景，连忙熟练地把头发挽成了平日里最习惯的造型，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他这才装模作样地往公主寝殿赶去。

入夜后除却当值人员，自然是不允许其他人随意在宫道上行走，更别提出入公主寝宫。如果公主真是位姑娘，姬发自然不会做如此放浪之事，他此刻只是怀着单纯想要和阿郊说话的心思，这才择了深夜和他幽会——好吧，他在心里承认道，他也是有别的心思的，也许就抱一下？亲一下？他的心里一片滚烫，翻墙时动作都晓得格外急躁。随后他就傻了眼，公主殿下如今在哪里呢？只知道大致位置的他心里犯了难，又生怕硬闯惹祸事，只能挑了一间看上去最是灯火通明的偏殿，心里盘算着被撞破的诡辩说辞。

他甫一进去就感受到温热水汽潮湿地扑面而来，隐隐有哗哗水声响动。他蹙着眉头，迟疑地往前走了一步，听到里面传来一道熟悉又凌厉的质问声：“谁？”

姬发骤然松了一口气，温声道：“公主殿下，臣奉命来矣。”

一层薄门隔绝不了涌动的水声，仿佛是公主恼怒地转过身来，朝着他的方向冷声道：“谁准你来的？”

姬发故作惊讶道：“臣今日收到了殿下托人予臣的鱼符，还以为是公主今夜有要事要与臣商议，看来是臣会错意了，望殿下不要治臣的罪……”

听到姬发的脚步往后撤了些许，公主从鼻子里挤出一声冷哼：“我说了你可以走了吗？”

姬发无奈地往后退了一步，轻轻叩了叩门：“殿下是需要臣在外候着？”

过了好一阵功夫他都没听到里面人的回应，耳边萦绕着水流缓缓的声音，他忍住让自己的脑子里不要浮现出太多越界的画面，只能隐忍不发地站在门外静候着，心道：身为驸马自然是要忍受殿下的一些无伤大雅的小脾气。而且阿郊这般发作，竟然也显得很是可爱，让他心里软乎乎的。

过了一阵子他才听到里面传来懒洋洋的声音：“你进来吧。”

姬发下意识抚摸着自已的头发，整理了一下仪容仪表，这才踱步而入。只见这浴池内处处富丽堂皇，雾霭弥散，热雾似乳白色的薄纱，如梦如幻，挡住了他的视线，他隐隐看到水边趴着一个朦胧的身影，有种飘飘然乘云欲归的感觉。他也不知道是被蒸腾得发热，还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浑身一片滚烫，步履僵硬地走过去。

“别动。”公主慢悠悠道，“你看得清我吗？”

“臣看不清。”姬发诚实道。

“当心别又认错人了。”姬发隐隐看到公主侧过头来，浓雾升腾盘旋着，他看不清公主的神态，但听语气能够感受到他面上那熟悉的嗔怪。

他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反应过来后迷惑地问道：“认错谁？”

公主幽幽地说道：“你已经认错过我一次了。”

姬发以为他说的是自己没认出来他是公主这件事，虽然觉得莫名其妙，但还是诚恳道：“臣以前真没想到朝夕相处的战友居然是公主，殿下这番责怪，令臣当真是委屈。”

公主冷笑道：“姬发，我一直听说你记性出奇的好，我俩初次见面时隔堪堪两年，你便忘了个一干二净？”

姬发震惊道：“什么两年？我不是六年前到的朝歌为质吗？”

公主又怒了，撑着池壁一下子站起来，质问道：“当初崇应彪嘲笑你，是我替了出了头，你还随我去鹿台喂了小鹿，我俩也算是青梅竹马之谊，你竟然全忘了！”说罢他又开始生闷气，扭过头不愿意搭理他，气得坐在池边一个劲地踢得水哗哗作响。

姬发呆滞地张着嘴，他是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了，要是属实的话……他觉得自己头疼，不是说被公主突然发作给吓得，是真的头疼。他缓缓走过去，公主那张被淋湿后更为美艳的脸从雾气中摆脱出来，他被这么一张惊心动魄的容貌冷冰冰地盯着。他也不敢去触碰如今正在气头上的人，温声道：“阿郊，我曾经骑马从马上摔下来磕伤了脑袋，对那之前的事都没有印象了，是我忘了我们的初相识，我一定会想办法想起来的，你别生气了。”

殷郊闻言连忙转过头来瞧他，一副想关切地问话又还在气头上，不愿和他说话的纠结模样。他的表情属实好懂，姬发笑着蹲下身来，捉住他一只撑在池边的手，随后一脸正色道：“阿郊，你能原谅我了吗？我之前是真的不知道你是公主，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一定会早早地争取功名，得到大王赏识，光明正大地迎娶你。”

“什么迎娶我？”殷郊冷哼一声，“现在是我招你为驸马。”

“是，是。”姬发无奈地点头，公主说什么都是。他又诚挚道：“阿郊，如同我俩在营队时那般，你想要的东西我一定会助你去实现，在我这里，最重要的人是你，其次才是王上。”殷郊有点动容，又不想让姬发太过早地从他这里讨到好处，又扭过头质问道：“你和我说实话，你究竟喜欢的是姜家阿郊，还是殷商公主？”

姬发思考了片刻，答道：“无论是纯良赤诚的质子阿郊，还是金贵娇气的公主阿郊，不都是你么？我自然都是喜爱的。只不过……做了驸马，以后日子总生会难过一些。”

公主听到前面还有些感动和涩然，听到后面又震怒道：“你几个意思？”

姬发酸溜溜道：“我听说，公主或多或少都有养面首的爱好，也不知道公主以后会将谁纳入麾下？是那北崇的崇应彪，还是东鲁的姜文焕？”

公主觉得姬发这飞来横醋真是莫名其妙：“你这是什么意思？虽然我上次是夸过彪子锻炼得好，不代表我就也要把他纳入麾下吧？姜文焕更是无稽之谈，他是我亲表哥，我怎么会罔顾人伦？”

姬发道：“那是因为臣在公主面前太患得患失了，恳求公主垂怜，让我有些安全感。”

“看你日后表现吧，”殷郊随意的拨了剥湿漉漉的头发，让他浓黑的发丝在手指上蜿蜒缠绕着，微笑道，“服侍得好我就只要你一人，表现不好就效仿那山阴公主，养八百个驸马，总

有能让我满意的。”

姬发看着他这番勾人动作，从喉咙里挤出一声暗哑的冷笑：“怎么，公主是觉得臣不能满足你？”

Chapter 3

Chapter Notes

一篇很干巴的肉，很 ooc，我都泥塑公主了你就让让我吧！

殷郊闻言眉头轻轻挑了挑：“不知道驸马指的是哪方面？”

姬发嗤笑一声，对于他这种分明撩拨了人却装傻的行径心知肚明，偏生又觉得他面上带着点洋洋得意的生动模样格外的动人。于是他捏住了公主尖俏的下巴，手撑在湿漉漉的石砖上，情不自禁地吻了上去。

公主被他这番突然发作给吓了一跳，瞳孔惊惧地缩了缩，眼睛里流露出一一点被冒犯的不悦，但很快他就被吻了个七荤八素，被勾着舌头含含糊糊地骂着姬发，过了一会又开始难耐地眯着眼睛，眼眶浅这个特征又开始展现出来，盈盈的眼泪给他那双眼睛蒙上一层面纱，整个世界都伴随着姬发越发猛烈的攻势而融化，他除了朦胧雾气和眼前姬发这张俊脸，一切都变成了虚无。

姬发和他接吻的时候并不会闭上眼睛，他的目光像一把凌厉的锋刃，又像一束熊熊燃烧的烈火，想要割开殷郊脆弱的心房，烧干净在他心里头野蛮生长的野草，他要让这过于炽热的温度一并传染给殷郊，让他跟随着一块灼烧起来。果然殷郊一下子忘却了很多，他的手紧紧攥住姬发的衣衫，一个劲地把他往自己身边拉，直到快要窒息了这才急切地想要推开让自己憋闷的源头。

姬发意犹未尽地松开了他，两个人的额头抵在一起，剧烈的喘息也在咫尺之间交融着，姬发这才嗅到了殷郊身上浅淡的香气，这股香气像一道钩子，勾得他心里直痒痒。

殷郊直起身来，拢了拢自己的早已散乱开的衣襟，面上飞红，还在细细地喘息着，却又故作镇定道：“行了，你可以回去了。”

“什么？”姬发下意识错愕地皱起眉头，他摸了摸自己被含得有点发烫的嘴唇，迟疑地问道，“是臣伺候得殿下不满意？”

“倒也没有。”公主整个人又缩回了温暖的水池中，想要用水蒸气来掩饰自己满面的春光，“只是在继续下去不太合礼数。”

姬发深吸一口气，半跪在地上，温声问道：“公主是不想让臣做您的驸马了么？”

“你怎么会这么想？”公主转过头来，明明此刻他被人居高临下地俯视着，面上却充斥着高高在上的不虞，“本公主岂是那种出尔反尔之人？”

姬发知道自家这位大人骄纵，自是只能顺着他的话哄道：“殿下，臣只是太患得患失了，毕竟公主金枝玉叶，我在之前属实没想到我能有机会迎娶您。”他急得一时间抛弃了“臣”这么一个称呼，此刻他抛弃了君与臣的身份束缚，直面自己这些年来最喜欢的少年郎，无论他是公主还是太子，还是那天真烂漫的阿郊，都是他在夜里梦间最想要得到的那个人。

公主神色也是有些缓和，他抿着嘴唇过了好一会，仿佛是在做一个要改变人生的决定。姬发厚着脸皮不肯走，他相信郊郊会对他心软的，果然，他等来了公主的屈尊降贵的圣旨：“行吧，你下来一起泡会？”

姬发浑身僵硬着，先是把外衫脱了，捏着这么一片薄薄的布料犹犹豫豫地不知道该放哪里，他脑子里一下子被这么大的惊喜冲击得不知所措了，一时间不知道是该进行下一步更为冒犯的动作，还是这是公主给予他的对于定力的考验？他的衣服扔在了地上，半只脚踏进了汤池里，却猛地被拽一下，他一下子失去了重心，栽进了水中。好在他反应快，一下子扯住了使坏的人的衣服，随后就听到“扑通——”和“撕拉”一声，他轻轻呛了一口水又很快维系住身体的平衡，后怕地喘了口气，又下意识瞥了一眼浴衣被扯烂，面色难看的公主殿下。

“呃……”姬发很想解释他不是故意的，目光又忍不住往公主丰满的胸前瞥，他呼吸停滞了片刻，这才心虚地移开目光。

殷郊冷着脸把扯坏的衣服脱下来，往身后一扔，这下整个上半身都光裸地暴露在空气中了，虽然刚才那个衣服湿漉漉地黏在身上，遮挡效果可以说是聊胜于无，但暧昧的若隐若现和直白的裸裎相对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的风情，应该说是前者会引诱后者这一局面的出现，它是人由原本的端正守礼一下子跨向原始欲望的一个过渡阶段。

公主轻轻用手掬起一捧水，泄气一般往姬发身上泼，姬发没办法，只能僵着身子坐下来，感受着热潮顺着空气流动席卷而来。

姬发看着公主整个人都软了下来，倚在池壁边不知道盯着什么发呆，那浓密乌黑的头发贴在公主蜜色的皮肉上，像一条蛇蜷曲着、盘旋着，他顺着这条蛇的躯体上去，只见公主精致的眉眼低垂着，手肘搭在石阶上，又是那副慵懒地玩弄着自己头发的模样，让那条蛇在自己细长手指上蜿蜒着。他仿佛是注意到了有人正在直勾勾地盯着自己，头没动，只是若有若无地抛过来一道目光，花瓣般的嘴唇微微张开。

果然有情人是不能对视的，殷郊那仿佛被露水滋润了般的眼珠一转过来，和他野心勃勃的目光一装上，骤然间火星四溅，姬发听到了自己急促的心跳和沉重的呼吸，他眼尾也跟着飞上一抹殷红，看着很是楚楚可怜。殷郊怔愣了片刻，下意识吞了一口唾沫，手指缠绕头发的动作也跟着停滞住了，姬发这含着脉脉深情的目光给他看得浑身起鸡皮疙瘩，他有一种下一秒要被吞吃入腹的错觉，身体生理反应地产生了被猎人盯上的恐惧。

果然，姬发一向是意随心动的，他撑着石阶慢慢俯身而来，轻柔地抚着他发烫的脸颊，仿佛在品尝着什么山珍海味一般细细地吮着他的嘴唇，想把那花瓣吮吸出潺潺的蜜水来。殷郊浑身发麻地感受到他的手越发不干净，在自己的胸乳上流连着，那带着一层薄茧的指腹在他的乳头上不轻不重地按压着，他被逼出了一阵低喘来，一时间忘却了这是一件多么放肆的行径。

姬发一边亲着他的脖颈一边开始装可怜：“殿下……我好难受……殿下帮我看罢。”

殷郊身子往后缩了缩，关切地问道：“你手臂还没好么？不是给你拿了药吗？”

姬发道：“那点伤口对臣来说不算什么大事，倒是殿下的脚好些了么？让臣帮您看看？”说罢他就把手往水下摸，要提起那只足瞧瞧。

殷郊脸涨了个通红，抗拒道：“我早就好全了！你先说你哪里难受。”

姬发的耳尖也跟着红透了，但还是拉着公主的手往自己早已精神奕奕的部位探去，十分义正辞严道：“殿下，我和它都很想您。”

殷郊倒也不是不晓人事的一张白纸，他顿时嘴唇都开始颤抖起来，一句“放肆”还没出口，看着姬发那副殷切的模样，顿时也说不出什么重话来了，同时他也发现了自己身体的异样，害羞地并了并双腿，支支吾吾半天也不知道该怎么欲迎还拒地体现下自己身为皇家公主的矜持。

坐在他腿间的姬发一下子发现了殷郊这么一个并腿的动作，他连忙调笑着去柔柔地亲他，想去先帮公主解决一下生理需求，身为驸马自然要先满足殿下，再来解决自己的欲望。他之前通过一些画本子了解过男子之间该怎么寻欢作乐，计划要先让他前面泄出来，再去想着怎么开拓紧实的后面。

他的手甫一探下去就感受到了同样硬挺着的性器，连忙用生疏的手法去帮忙抚慰，殷郊很少去触碰这么一个部位，被他带着薄茧的手摸得倒抽一口凉气，难耐地眯着眼睛，小口小口的喘着气。姬发急切地在他的耳朵边啄吻着，恳求道：“公主、殿下，帮臣也解决一下罢？就像我这样……”

殷郊不情不愿地把他的性器从早已将形状暴露出来的薄薄里衣中解救出来，不轻不重地胡乱抚摸着，手指在敏感的头颅蹭来蹭去，姬发并不觉得他这番动作能给予他多大趣味，光是帮他解决的对象是高贵的公主殿下这件事就能让他硬一晚上。原本就热腾腾的室内如今更加燥热起来，姬发的手想顺着性器下试探摸去，去替他揉弄一下储精的卵丸，却突然蹭到了一个软软的地方，像一道热乎乎的伤口，潮热地泛着湿意。

姬发错愕地先是看了一下自己的生理构造，确定殷郊与自己不同后，他的手指在上面试探性地摸了摸，一下子就听到对方低低地呻吟一声。

“阿郊，你受伤了？”姬发急切地让殷郊坐在石阶上，这就要打开他的腿去仔细观察这究竟是一道如何的伤口，能让一贯很能忍痛的殷郊发出如此痛呼。

殷郊自然不愿意让他这么轻易地看自己最隐秘的部位，臊得浑身发热，羞恼地要伸腿去踢他，却被姬发用力地捉住了脚踝，也不知道驸马此刻是如何爆发出能够把殷郊压制住的力量，一个劲地把他的腿往自己肩膀上放，明明要干淫猥的事，面上却是一脸关切的正色：“殿下，身上有伤不要硬扛着，臣会心疼的，你上次被大王抽的地方才好，别这样作践自己。”

殷郊羞得恨不得马上晕过去，但由于姬发的动作太过于用力了，把他的腿扳成了一个很难受的姿势，他开始带着哭腔叫道：“我的腿！”

姬发吓得放下他的腿，握在手中观察了一下，原来是抽筋了。

姬发松了一口气，又笑道：“还是真是金枝玉叶，以后臣来伺候殿下时，还真有些为难。”

殷郊含着眼泪冷声道：“不需要你来伺候我！你还没开始就把我弄疼了，你都不在意我的想法。”

姬发急忙无奈地去诱哄道：“都还没行那事呢，臣就看下殿下身上是否有恙，臣属实心疼殿下啊。”

殷郊语气和缓下来，含羞带怯道：“本公主无妨，只不过给你看看确实可以，你别被吓到。”

有什么好受惊的？姬发顺从地注视着公主打开自己的腿，首先是和自己一样尚未被抚慰泄出来的性器，随后他的目光凝滞住了，迟疑地问道：“这是什么？”

“驸马没见过吗？”殷郊问道。

姬发诚实地摇摇头，他从小就在男人堆里长大，哪会见过这等物事。但他看到这个粉红的、翕张着的小东西时，下意识地吞了吞唾沫，感受到自己浑身发热起来，于是伸出手，迟疑地看了一眼羞臊得整个人都熟透了的公主，礼貌地问道：“殿下，我能摸摸吗？”

随后他惊讶地发现，虽然他的下半身本来就是湿漉漉的，但这个部位显得格外的水潮涌动，他的手指一贴上那看着格外娇弱的部位时，就能感受到那里颤动着涌出了一股股黏腻

的液体，他蹙着眉头让这液体在自己的食指上挂着，放进嘴里尝了尝，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殷郊嗔怪地踹了他一脚：“你干嘛？”

姬发笑呵呵地接住他的脚，在他白净的脚背上亲吻着，嘴唇顺着柔韧的肌肉线条一路游弋着，牙齿不轻不重地咬着大腿根部的软肉，殷郊的腿吓得下意识合上，把他的脑袋夹在腿中间，姬发被夹得感觉下身硬得要爆炸了，便报复性地用手去摸方才吐露水的地方，另外鬼使神差般地用嘴唇覆盖上了那道粉嫩的热源。

殷郊一下子弓起了腰背，腿一个劲地往里面缩，他被这番陌生、令人羞臊又涌动着隐秘快感的行为刺激得开始胡言乱语，大概意思就是让姬发别碰那里。

姬发的脸都快被夹得陷进去了，他难以动弹，只能扬起手不轻不重地在他大腿内侧拍了一下，轻声道：“殿下，腿张开。”

殷郊愣住了，下意识听话地把腿打开来，让姬发的头重获自由。他反应过来后想要发火，随后被姬发伸出舌头去舔舐的动作给惊得忘了方才的怒火，一阵阵触电般微弱的舒爽如同潮水一般涌上来，让他几乎说不出话来，只能眯着眼睛细细喘息着。姬发的手指生得纤长，他煽情地在这道柔软的唇口上摩挲着，直到触碰到了吐露淫水的穴口，他探了一根手指进去，就感觉到公主开始不安地扭动身子，小声道：“好奇怪……”

姬发一向很擅长无师自通，他能够知道男人之间做爱的机窍，自然也能意识到这女人的器官怎么容纳男人的性器，而且比起男人的后穴更为便利，因为殷郊这方小穴早已潮湿滑腻，他的手指很轻松地就能在里面畅行无阻。他一边玩弄着、开拓着虽然湿滑但是紧致的肉穴，舌头一下子顶上了那颤巍巍的花核，模仿着儿童时期吸吮母乳的动作，对着这敏感的地方是又吮又咬，仿佛口欲期迟迟没有结束的孩童，浑身欲望的表达方式就是用这张嘴唇，这口牙齿，他成功地听到了公主的喉咙里挤出难耐的呻吟，娇声连连，整颗头颅高昂着，一副难以承受这风吹雨打的娇态。

姬发的手指挤出不少的水液来，汨汨地往外流淌着，像一道散发着肉欲味道的溪水，被他手指抽动逼迫出淫靡的声响来，他的舌头在洞口扫刮着，这些对他来说香甜无比的淫水都被他贪婪地吞入腹中。殷郊的呼吸越发急促起来，手指用力地扣住他的肩膀，另一只手伸进他浓密的头发里，扯得他头皮阵阵坠痛，这种轻微的痛觉令他反而更是兴奋，他高挺的鼻梁一个劲地戳弄着已经到达临界点的花蒂，殷郊垂在他背后的脚用力地崩起，胸口起伏起伏，嘴里不断地念着姬发的名字，也不知道是在催促他还是命令他停下来。

姬发感受到殷郊的肉穴正在急切地挤压、绞弄着他的手指，他很快伸出手来，用一直在洞口外接着骚水的舌头顶进去，更直白地感受到了这股仿佛要绞杀入侵者的力道，他模仿着抽插的动作浅浅地戳弄着，吞咽的声音在除却水波晃荡的宫殿里不断地溢出。

姬发也不忘给自己讨好，把公主搭在自己背后的脚捉住，把他放在自己胀得发疼的性器上摩擦着，轻声恳求着，殷郊脑子里迷迷糊糊的，下意识地夹着这又热又硬的东西上下摩挲着，脚趾崩起来去逗弄着黏湿的顶部，姬发被刺激地喉口溢出低低的呻吟，听得殷郊一阵耳热。他浑身发软，空出一只手支撑着自己往后瘫倒的身子，满面红潮，嘴巴像被人插了什么东西一般合不拢，从那花唇里不断涌出压抑的呻吟，下身那个很少被自己触碰的部位不断体会到触电般尖锐的快感，让他整个脑子都变成了一道浆糊，以至今一向耳聪目明的两个人都没听到门口传来翕动的声响。

“郊郊——”一道声音从门口传来，给原本意乱情迷的殷郊给吓得脚上一用力，给姬发夹得发出一声闷哼，顶着半张带着水渍的脸迷惑又委屈地抬起头来。

“母后来了！”殷郊慌乱地把他往后推，四处打量这藏身之地，很崩溃地发现此处只有朦朦胧胧的水雾，一进殿便是一览无余。他抿着嘴唇急促地喘了一口，连忙缩进水中，半张脸

浸在水里，慌乱道：“姬发，你赶紧钻水里去。”

姬发也听到了方才那道声音，很明显是来自姜皇后的。他可不想给未来的岳母留下急色的印象，只能整个人沉在水中，好在曾经在军营中练过水中憋气，不会让他当场憋死在这里，只能期待殷郊赶紧把姜皇后敷衍走了，他在心里抱歉地想道，母后对不住了，我们都还年轻呢，有点擦枪走火太正常不过了！

殷郊慌忙地摸了摸自己的头发，一副惊讶的样子回过头来瞧母后，涩然道：“母后！儿臣如今衣不蔽体，实在不便出来迎接……”

“没事，”姜皇后站在不远处，温声道，“我就今日来寻你，准备教你一些房中事，毕竟你之前在军营中，梦想成为你父王那样的英雄，母后也没来得及给你讲这些。”

殷郊此时能够感受到自己翕动的、欲求不满的穴口被姬发坏心眼地抚摸着，仿佛在告诉他：我们还需要特意上这门课吗？

他难耐地夹紧了双腿，虽然很想和妈妈谈心，但为了姬发的生命安全，还是故作娇蛮道：“我知道的，母后，而且这些东西为什么要我去了解，不是应该让驸马去学习如何伺候我吗？”

驸马听了暗自发笑，手指又顶进了方才在潮喷边缘徘徊的肉穴，另一只手抚弄着他生涩的玉茎。殷郊能够感受到身下在源源不断地流着水，他有那么一瞬间怀疑自己是否会缺水，他咬着嘴唇，可怜巴巴地望着母后，恳求她快点离开这暗流涌动的地方，让这个坏心眼的驸马不要再折腾自己了。

姜皇后没发现殷郊被玩得双目溃散，娇喘连连，只当他是泡久了浑身发软，道：“母后只是怕那姬发在床上欺负你，你要自己辨别清楚，什么是你能接受的程度，什么是会让你受伤的。”

姬发就差从水里跳出来对天发誓自己永远不会欺负公主了，但殷郊却觉得自己如今正在被姬发欺负，他好难受，他有种下身要被那几个手指戳穿的错觉，那快感一点点被磨到了临界点，就在那一瞬间他的脑子里如同烟花绽放一般裂开，闻所未闻的刺激体验冲刷着他的五脏六腑，他强迫着自己不要剧烈地大喘气，只能手指扣在冰凉的石阶上，感受着从自己身体里喷出去的一股水和这散发着清浅花香的温泉水融于一体，他真的好怕被母后发现自己正在和姬发做这种事。但姬发还在他那最为敏感的地方延续着这份让他几乎是感受到承受不住的快意，他眼泪都快要被磨出来了，鼻子里抽抽着低声喘气。

公主都被折腾成这样了，还要替那狂徒说话，用音量掩盖自己快要崩溃的神志：“姬发他不会欺负我的，他对我很好。”

姜皇后道：“郊郊，我知道你一向是乖巧懂事，如果你觉得这位驸马和你不是良配，你大可以另择他人，你可是大邑商最为尊贵的公主，还没有这点做选择的权力了？”

殷郊心想，姬发用手指都能把我弄得这么舒服，其他人也能有这般本事？他稍稍侧过身，用含着情欲泪水的目光真诚地盯着姜皇后，一字一句道：“我知晓他对我是真心的，我也是真心喜爱他，我就愿意和他长相厮守。”

不管是姜皇后还是姬发都愣住了。姜皇后沉吟片刻，微笑道：“既然郊郊你喜欢，母后自然是不会做那种棒打鸳鸯之事，我瞧那姬发也算是守礼之人，母后相信你们。”她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这才款款走出殿中。

姬发听闻脚步声远去后这才从水里钻出来，先是剧烈地喘息着，殷郊慌乱地给他顺着气，责怪道：“叫你如此急色，非要今天来，不是说了要大婚当天才能见面么？”

姬发气喘吁吁道：“郊郊，你扪心自问你能挨到那个时间去吗？你让我一天不见你，我就浑

身不自在。”

殷郊害羞地凑过去亲了亲他的脸，撇了撇嘴：“你分明刚才听到了……”

姬发承受着这个吻，很明显此刻他已经不能接受两个人只是纯情地嘴唇碰一碰了，他方才体会到了一点情欲冲击的开荤滋味，但是方才姜皇后的话让他一下子意识回笼，咬了咬牙，道：“殿下，我们今天就蹭蹭，不做饭最后罢？”

殷郊懵懂道：“我们刚才不是已经？”

姬发把他的腿扳开，意有所指地抚摸着他的软乎乎的大腿肉，轻声笑道：“最后我要把我的东西塞进你那道小缝里呢，只不过皇后娘娘说了，要我们注意点分寸，我今天就不动你了。”

“那怎么行？”殷郊舔了舔嘴唇，有点急切道，“驸马你还没解决出来呢。”

“所以臣想接殿下腿一用。”姬发的手就像捏着他的乳肉一般轻浮地在大腿肉上肆意揉捏着，一会又用手指去勾那空虚又敏感的穴口，殷郊又开始小声娇叫着，此刻他已经抛弃了自己方才端起来的公主架势，破罐子破摔地放浪起来，反正都让姬发听到自己的心声了，装矜持有什么用？还不如坦诚地爽一爽。

“那你快来罢……”殷郊扳着自己的大腿，脚在姬发蓬勃欲发的性器上轻轻踩弄着，眼睛像一只勾人的狐狸一般眯着，“让本公主见识一下驸马的本事。”

“好啊——”姬发被这道很明确的钩子给勾住了，咬牙切齿道，“看来殿下对刚才的服侍还不是很满意，但是公主是不是忘了，现在是要满足臣？”

姬发让公主背对着自己，半跪在石阶上，他把性器塞进那暴露在空气中，变得有些发凉的腿肉之间，命他夹紧后就开始无师自通地顶撞着。殷郊感受到那炽热的顶部一个劲地撞着刚刚才经历了灭顶高潮的花蒂，但这般撞弄频率比起刚才缓慢了许多，姬发只是在享受着在细腻的大腿之间摩擦出的快意，完全忘记了服侍空虚寂寞的自己。他忍不住空出手去模仿姬发的动作去摸，却怎么也没有姬发给他带来的那种令人浑身发麻的震颤，只能娇声嚷嚷着要姬发的手去磨，摸花蒂也好，扣弄小穴也罢，就是要给予他绵延不绝的爽快。

姬发笑道：“公主这下是真离不开臣了，自己摸都得了趣，得要臣的手才行。”

殷郊轻轻喘着气，感受着这一点点快感叠加着也能造成替代品一般的温吞快乐，侧过头去瞧他：“驸马也知道，那就赶紧来让我体会一下情事的快意，不让我快活，今后就不找你了。”

姬发眼睛微微眯起来，竟是露出笑意来，语气阴森森的：“公主不想找臣那是想命谁去服侍你？其他人能像我一样让您在皇后娘娘面前爽得难以自持吗？”

公主回想起方才在母后面前，自己在半是紧张半是被情欲冲昏了头脑的情景下获得了人生中第一次高潮，他又是羞耻，又是渴求重新感受到那种体验，只能缠住了姬发，胸口随着急促的呼吸一起一伏，竟是自己主动去蹭那在自己腿间不断进进出出的热源，幻想着它以后能够给予自己什么程度的灭顶快感，下身更是水如浪潮，淅淅沥沥地从欲求不满的口中吞吐出，浇地姬发都察觉到了不对劲，用手一摸，果然又自己悄悄喷了。

殷郊还沉浸在余韵中，他光是靠姬发以后操进自己身体里的幻想和一点外界的刺激就喷得像一道永远不会枯竭的泉水，自己是传统意义上的荡妇这个认知给他羞得浑身发红，用手捂着脸低低地发出泣音。

姬发只能亲着他的耳根，温声哄着，不停地夸奖着他，安抚着他，直到他颤抖的身子和呼吸平复下来，姬发这才发了狠地去订弄，让那个敏感花蒂再一次感受到让人几乎承受不住的酥麻，殷郊又开始颤抖起来，心里怀疑这真是他认识的那个温柔体贴的姬发吗？他都还

没插进自己的身体就已经让他受不了了，他一个劲地小声叫着姬发的名字，放弃了身为公主的矜贵娇气，眼泪和他的下身一样哗哗流水，讨饶的力气都没有了。

姬发亲着他眼角的一颗小痣，让泪水的咸味在自己的口腔中满溢着，调笑道：“公主怎么上面下面都这么多水？”随后终于在他的小腹处射出来，黏糊糊的东西在他被撞得发红的屁口上流淌着，看着就像是被射进去然后包不住流出来了一般淫靡不堪。公主不敢去多瞧，兴奋又羞涩得浑身发抖，他转过身搂着姬发的脖颈，像一只小狗一样缠绵地和他亲吻着，品尝到了姬发嘴里属于自己几个地方淌出来的液体的味道，下半身还无意识地蹭着姬发半软下去的性器。

姬发强忍着自已不要骂他骚货，他都惊诧于自己脑子里为什么能在一瞬间想出这么一个羞辱性极强的词汇，只能装模作样地、故作纯情地亲吻着他的嘴角：“殿下，臣服侍得您可否满意？”

殷郊蹙足地眯起眼睛，神志又恢复了一点清醒，蛮横道：“嗯……还是过几天再说罢。”

好吧。姬发忍俊不禁，腻歪地和他在又在水里亲成一团，脑子里一半是纯情的想要和他一直这么含着嘴唇缠绵悱恻，一边胜负欲发作，心想着一定要在洞房夜给公主一点小小的处男震撼。

公主有两个秘密：第一个是，他是个男的，但他有一个屁；第二个就是，他这个屁属实敏感，就算他每次都在床上嘴硬，但其实驸马睡起来确实很舒服。

好吧好吧好吧。公主想着，看在驸马这么能干的份上，公主这个身份确实挺不错的。

fin.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